

第六十三回 金鑾殿二相施威 丞相府劉氏謝罪

卻說孟士元見二相夾攻，忠孝王自知將已敗露，若不見機，必遭重罪，乃奏曰：「只因二月初五日鄺相診脈，臣妻跌昏，鄺相相認，俱如鄺相所言。臣只說此言，並無別話。」帝怒問曰：「倒底鄺相是你女或不是你女，可說明白，免得懷疑。」孟士元只要卸擔，乃奏曰：「陛下明鏡，父女雖是至親，但長十四五歲，即在繡房，父兄相見有限！且臣的女兒十六歲即改裝潛逃，於今四年，臣已年老，心昏眼昏，焉能辨得真假。」帝聞言，即搖頭曰：「你今真是糊塗。鄺相欲救你妻，屈認你女，你卻認以為真，致有許多閃話。」言訖，拍案囑曰：「朕雖薄德菲才，自念登極以來，專務整飭，朝綱幸得嚴肅，豈容你等興風作浪！明是丞相，怎敢亂言女流？忠孝王好大膽，皇帝、老師豈容你作耍！若不念血戰功勞，當治你的大罪。今後凡事務要三思而行，滿朝文武誰能及得鄺相才能，若朝中無此鄺相，朝政顛倒不堪。今後有妄談鄺相，從重治罪。」又回顧鄺相曰：「先生可令人訪察，倘有妄言是非者，不論官民，交朕處份。」鄺相謝恩畢，揚揚得意，文武百官，俱皆悅色。唯有武憲王父子、孟士元父子悶悶不樂。帝駕回宮，按帝后甚是相得，帝平日回宮，凡朝政俱對皇后說明，唯湖廣假孟氏及鄺相認母並不提起。帝自尋思，鄺相聰慧，必感我不脫靴驗看，又禁絕閒話，從今再加些慇懃，自不過意，或得私通，豈不得一位賢妃？此後凡鄺相奏事，帝俱笑而聽從。

且說鄺相回歸梁府，與梁相細說早間之事，孟士元若不見機推脫，定遭治罪。大家說了會一方散。鄺相夫妻回房，撤退女婢，素華曰：「小姐雖有先見之明，預想對答言語，朝中不致失臉，只是氣殺了皇甫少華了。」鄺相曰：「論他舉動，氣死亦不足惜。我現有畫圖在他家中，我前曾囑他孟氏三年內定來完親，先與劉氏生產兒子，此是隱語，他偏不省悟。今我既認母，足知我是孟氏了，況我與他不時飲酒言談，就不該再憂慮。誰知他不與劉氏成親，苦苦纏我，又不與我商議，待我設計改裝，偏乘我不在，私自啟奏。若非我預為提防，莫道我自己失臉，連朝廷及令尊錯用女流亦皆失察。此是他自取其辱，亦做戒他下次行事仔細，他若氣悶，自有他父母妻房勸慰。只是我日後更難改裝，今日連父母亦不能相會，真是可傷。」素華曰：「皇甫郎果是粗蠢不該，若非小姐能幹，分辯此事，朝廷罪責，家父變臉，怎得如此安寢言語。」

且說孟士元父子回衙，韓氏婆媳迎問曰：「改裝之事如何？」孟士元搖頭曰：「這等不孝女，勸今後不必說起，譬如死了一般。」遂把前後事說明，道：「女兒口似槍，舌似箭，更有梁相相助，若我見機推脫，險喪性命，真是利害難慧，令人膽寒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孩兒亦不知妹子口似懸河，舌似利劍，令人可怕。」韓氏恨曰：「都是我多言泄漏，今後女兒決不肯再來，我亦無顏往請。可恨皇甫少華有妻還要多言，確送一個愛女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此等利害的女兒，我勸你亦罷了。」韓夫人只得埋怨孟士元父子多言誤事，不表。

再說忠孝王出朝上馬，沿途沉思，必是鄺相屈認為女，我想好不念私情，妄奏為妻，今後何顏相見？況滿朝大臣必鄙我無狀，見師尊美貌，即認為妻，何顏得見群臣耶？想到此處，精神昏饋，不料馬失前蹄，忠孝王跌下馬來，家將忙向前扯住。忠孝王滿面羞慚，跳上馬來，起身回府。滿門俱在後殿伺候，武憲王父子見禮坐下，忠孝王連聲曰：「真是該死，可羞可惱！」太郡問曰：「孩兒何故如此？」那武憲王即說明前事，道：「方才孩兒氣得跌下馬來。」太郡曰：「朝廷既未脫靴驗看，怎知是男是女？看來朝廷偏護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朝廷問岳父真假，岳父推說難貌真假，必是岳父認錯，我今何顏再見恩師？真是可恥！」言罷，恨恨回駕鳳宮，臥倒牀上。那瑞柳聽了一番言語，亦覺無顏。這江三嫂隨劉氏回宮，對劉氏曰：「可喜今日此奏，縱使鄺相果是孟氏，亦難完親，小姐必然正室無疑。」劉氏曰：「雖是如此，但丈夫這等愁煩，我當前往安慰為是。」即移步到駕鳳宮來，只聽得忠孝王罵曰：「可恨劉奎璧畜生，不該死得全屍！當年若莫害我，再候一二年早已完親，不至生此枝節。論來該將他碎屍萬段？」劉氏恐觸其怒，遂到後殿，同公婆並蘇大娘坐下言談。

且說女婢備進酒菜，擺在鸞鳳宮房中案上，只道忠孝王沉睡，向前叫曰：「酒菜已備，請千歲起身飽餐。」忠孝王只不答應。女婢舉手推醒，忠孝王正在羞愧盛怒，跳起身來，亦不作聲，將案上酒菜盡掃下地，盤碗俱皆粉碎。忠孝王仍橫臥牀上，書童忙向前打掃。女婢大驚，奔出後殿，來見老王夫妻，稟明請節，武憲王曰：「早間鄺相盛怒，怪不得孩兒羞惱，吾夫妻同往苦勸，不要生出病來。」

眾人一齊進宮，書童通報，忠孝王迎接，一同坐下。太郡勸曰：「鄺相縱是孟氏，既如此無情，亦不必為此發怒。」忠孝王曰：「鄺恩師平日待我情深，此必岳丈錯認，莫怪恩師罵我；就是打我，兒亦不敢恨他。但百官必鄙薄我忘恩背師；這卻可恥。」武憲王曰：「兒雖錯認，亦是誤聽孟親翁之言，方才殿上不敢分辯，亦算敬尊師長。今日他怒氣方盛，且待來已你自己前往請罪，他若相見，恨氣便消步倘不相見，待為父與你同往。」忠孝王稱善。次日，忠孝王到相府三次請安，鄺相或稱拜客未回，或曰內閣批案，推說另日相會。武憲王曰：「待來日為父與你同往。」是晚安歇。

次早恰遇日間霖雨，路上泥污，忠孝王父子故意騎馬，欲便鄺相憐憫。來到相府前駐下，衣袍盡被泥污。女婢報入，素華勸曰：「既是老王同來，理當相見為是。」鄺相曰：「我有法子，不致失禮。」著把門人回他拜客未回。老王吩咐將帖留下，父子回去。

鄺相令人往王府打探，忠孝王父子若皆出外，即來通報。好一會，打聽人回報，忠孝王父子俱出。鄺相即令備轎，起身回拜。來到王府，門官察稱老王父子拜客未回。鄺相令將帖留下，隨即回府，來見素華，曰：「他來拜我，我已回拜他，禮法已盡。」素華笑曰：「小姐探他父子不在，故意回拜，不怕氣殺了人。」鄺相曰：「禮尚往來，說甚氣殺人。」

且說老王父子回府，聞得鄺相來拜，懊悔不及相會。忠孝王即上馬到相府回拜，鄺相仍稱拜客未回。是日忠孝王自往三次，或稱在閣，或稱拜客未回，一連五日，不得一見。武憲王曰：「我念鄺相思深，總是我們無理，怪不得他發怒。兒若不服罪，外人說我等負恩忘義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孩兒正為此事，奈恩師不容相見。奈何？」滿門坐臥不安。江三嫂乘勢即曰：「都是瑞柳妄言害人。」太郡曰：「果然這賤婢多言，害人不淺！」忠孝王曰：「岳父母俱說相認，難怪瑞柳妄言。」劉氏向前曰：「我想鄺恩師年少高方，自有怪性，他既見怪，怎肯即容相見？聞得他與梁夫人甚相得，待妾往見梁師娘，懇其轉求恩師，不怕不周全相見。」忠孝王大喜曰：「夫人果然妙計，來早當往。況還有一件好處，前日孟府送菜女婢曾說梁師娘即蘇大娘之女，他曾嫁到你家，你可細認真假，但不可多言惹禍。」劉氏曰：「妾自小心，焉敢妄言。」蘇大娘曰：「小女若有此大福，便不至初出娘胎即便喪父。」武憲王大喜曰：「此

亦難料。」劉氏退下，回房對江三嫂曰：「我設此計，丈夫方方喜歡。」江三嫂曰：「你到相府，倘梁師娘果是蘇映雪，你回來當說不是。」劉氏曰：「何故隱瞞？」江三嫂曰：「小姐還不曉事，蘇映雪今乃梁相之女，你若說是，他日後必為次室，你就是第三房小妾，連這乳奶奶之女，亦位居你上，我怎能心願。」劉氏省悟曰：「非你說破，我幾乎自誤。」

到了次早，劉氏梳洗完畢，坐了四人擡的暖轎，又有幾名執事，並撐一支黃羅傘為前道，三名女婢僕婦隨在轎後，直到相府大門肘停住。把門人傳進，女婢報入內曰，忠孝王夫人劉氏來拜。鄺相對素華曰：「我不便相見，你出去會他。」素華曰：「我曾到他家，他必認得，不便相見。」鄺相笑曰：「十女九妒，他雖認得，回去必不敢言，何須忌禪。」素華曰：「說得有理，但他既令妻子來，你當相見。」鄺相曰：「今番不作難他，下次必然藐視，你可出去以禮相待。」素華曰：「他要見你，如何回答？」鄺相曰：「只說我在此批案，辭他回去。」素華應允。即帶四名女婢來到後堂，令開中門請進。門官開了中門，大轎進入後庭下轎。素華亦裝作端嚴坐著，直待女婢揭開轎門，劉氏出轎，素華方慢慢站起身來。劉氏認得是蘇映雪，即移步上堂。素華迎接曰：「不知夫人下降，有失遠迎，望能恕罪。」劉氏忙向前跪下曰：「賤妾何能，勞師娘迎接。」素華急忙扶起曰：「夫人如此厚禮，妾何以消受。」劉氏曰：「妾夫乃恩相門生，妾怎敢不拜。」素華曰：「與夫人皆女流，何必拘禮。」就要以賓主對坐。劉氏推辭至再，無奈，只得告罪分賓主坐下。女婢獻茶畢，劉氏曰：「拙夫前日誤聽孟龍圖之言，冒犯恩師，自知獲罪於天，在家寢食俱廢。妾特來求恩師娘轉求恩師恕罪。」素華曰：「妾亦曾苦勸，奈他男子漢性執，教我亦無計可施。」劉氏曰：「懇師娘煩請恩師前來，待賣代夫請罪。」素華即吩咐女婢請丞相前來。女婢領命進內，適遇鄺相同二姨娘在花園賞花，女婢報稱劉夫人煩我家夫人請丞相相見。鄺相令回說我在此批案無暇，教劉夫人請回。女婢到後堂稟曰：「老爺說批案無暇相見，請劉夫人且回。」素華對劉氏曰：「拙夫既無暇請來，待我代求罷。」劉氏曰：「丞相既是此刻無暇，要雖待到天晚，斷不敢空回。」素華曰：「拙夫無暇，夫人不可等待。」劉氏曰：「拙夫滿門坐立不安，妾心何安，必候見面方回，望師娘借坐一坐。」素華吩咐女婢再進去說：「劉夫人現在等待，丞相雖是無暇，亦當出來一會。」那女婢再到花園來見鄺相，說明劉夫人必要相見，夫人特請丞相前往相會。二姨娘笑勸曰：「少年人不要執性，況尊夫人不便回來。」鄺相曰：「我便見他何妨。」即起身往後堂來。女婢奔出報曰：「丞相來了。」素華、劉氏各站起身來，只見門簾開處，鄺相出來。劉氏偷眼見鄺相面貌如海棠帶雨，唇紅齒白，柳腰婀娜，弱不勝衣，眼似秋水澄清，頭戴軟翅唐巾，身穿藍緞袍，腳著白綢襪，倒拖一雙殊紅履，緩步而出。劉氏一見，心中驚駭，自覺官威怕人，慌忙跪下曰：「恩師在上，賤妾劉氏拜見。」鄺相欠身打躬曰：「夫人何故這等厚禮，下官何以消受。」吩咐素華曰：「快扶劉夫人起來。」素華急扶劉夫人起來，立在旁邊。劉夫人欠身垂手曰：「拙夫前日誤聽孟龍圖之言，觸犯恩師，自知獲罪。今妻拜懇恕罪，感恩不淺。」鄺相打躬曰：「我雖年輕，作兩次總裁，一次主考，門生上千。只因我一生謙恭待人，故被人輕侮，今後即便擇傲何難。」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